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斐然集卷八

九

詳校官贊善臣朱紱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李堯棟

膳錄監生臣王鈺

欽定四庫全書

斐然集卷八

宋 胡寅 撰

代范伯達謝及第啟

金扉雷動辨色造廷寶幄雲垂臚傳賜第慚非出類何
以蒙休嘗謂聖學失傳人心就壞雕蟲篆刻深有似于
俳優發策決科初無闕于理亂重以功利之邪說蔑然
道德之遺風四維不張六籍僅在棄毛錐而說劍自慶

遭時均博塞以亡羊莫知溺志上主尊賢重道匿武觀
文表章撥亂之書修舉興衰之政雖羽檄交馳之際不
廢國章于糊名慎選之餘更頒制舉思皇多士罔伏嘉
言而某學植未敷詞江弗廣少時鼓篋趨世轍以多迷
壯歲摳衣仰師門而甚峻顧粗聞于馨歎煩深發于蔽
蒙獨抱遺經曾靡一詞之措有懷至養尚希三釜之榮
偶與計偕遂逃省下懲公孫之阿世自罄丹衷非董子
之潛心曷酬清問忽叨科目有覲面顏事雖僮來恩寔

有自某官忠扶大業志慕先賢致君澤民夙負阿衡之
愧恥吐哺握髮躬行姬旦之勤勞言念愚衷濫躋龍坂
品題不苟士爭覲于一言眄睐特溫價遂增于十倍致
茲庸懦亦被采收某敢不勉所不能趨其未至念難窮
之實學誓當人百而已千戒易惑之虛榮詎敢枉尋而
直尺庶幾有立仰副異恩

代人賀陶帥啟

方隅報政亟疏出綈之恩都會疇庸就易介圭之寵凡

叨庥廕舉切歡愉某官惇大而裕和清明而易直九流
貫學論必極于持平六德裕身行每先于推恕一昨軒
翔騰仕炳煥羣英騰美譽以造朝奮嘉言而動聽臺郎
盛選方觀表著之儀宰士要司繼闡彌綸之緒聖治惜
才而詳試哲人尊己而遐心一佩左符甚淹輿誦再臨
邊瑣愈茂旦評果膺西顧之簡求改畀南邦之楷式矧
江左上流之宏烈有荊州外屏之前徽奕世增光維公
濟美允咸聽矚全係弛張大纛高牙千里初依于良翰

追鋒急召九重行
陟于秦階某朴遼無堪斗升是戀巍
巍龍坂嘗有幸而獲登踴蹕鳧趨乃無因而自進永言
蹤跡欣在帡幪

代季父上湖北王帥啟

言念智効一官將隸旌麾之下地遙七澤方親鞍馬之
勤當先布于腹心爰謹修于竿牘伏念某箕裘未習新
穎瑣材挾策讀書望聖門而蹇步叨恩茲任遵宦路以
卑飛緣伯兄擅儒學之宗蒙師相敦朋游之好顧未忘

于微賤乃屢辱于提撕嶽鎮靈祠虔奉三年之香火侯
藩盛幕就更兩路之馳驅家食未幾官期甫及方策磨
于駕鈍罄趨走于嚴明某官識洞戎韜智深義府鑿門
制勝嘗高玉帳之功卧鼓養威尚蘊金城之略輟宿衛
徼巡之重寄資撫循牧養之宏才投以中權畀之全楚
萬井並喧于來暮九重方注于惟良氓俗阜財載洽南
薰之化邊庭徹警用寬西顧之憂遂設壇場式頒旌鉞
充國練四夷之事更切倚毗班超享萬里之封寔懸瞻

頌某裹粮諏日襍被首程兼欣悚以裝懷仰寬仁而託
庇歸依斯切敷述奚殫

代人賀劉鹽啟

伏審光寵制檢陞畀使華除日初騰早聳列城之聽先
騶伊邇益喧載路之謠矧在庇庥曷勝瞻拜某官望隆
國寶名著朝紳襟寓中和處剛柔而兼濟器能開敏施
左右以具宜况乃胄出名卿業高濟美忠心義氣凜有
家傳直節孤標藹為世範予以識典刑之舊豈徒稱吏

道之師故牛刀之刃常新暫煩劇邑而驥足之才乍展
旋屈輿題甫及瓜期已頒芝詔塞帷問俗杖節觀風出
心計之緒餘仰資調度付臺評之公正允賴激揚茂寔
既昭寵靈斯煥指青雲之布武登紫闥以奮庸克瑞聖
時用繩祖烈某零丁墜緒冗瑣凡材奉香火于明祠僅
同躩屈候旌麾於達道徒效鳧趨輒修竿牘之儀少敘
悒懣之願

代人賀范漕啟

伏審外計告功中綸渙渥尚畀翰將之任益觀刺舉之
能凡託帡幪實深慶賴某官疏通而縝密整肅而裕和
世服簪紳練達熙朝之典故家傳詩禮步趨前輩之風
流飭吏方以儒雅之優行仁術以政材之敏早由簡拔
累付澄清將四路之光華日新賢業處十年之烜赫人
誦謙勞眷此三湘嘗紆六轡虎威餘凜固無待于施為
龍節再來重有孚于觀聽第恐詔除之駛不容旬序之
稽身在日邊遂攄宏蘊泉流地上寧究遠猷某備數祠

官依棲德宇喜既常情之倍禮宜削牘之恭塵瀆是虞
鑒容為幸

代人賀晏憲啟

伏審光奉制除祇乘使傳十行甚寵著惻怛于絲綸六
轡既均播皇華于原隰凡在庇庥之內舉深瞻慢之誠
某官挺秀江山儲英象緯簪紳世服共知前輩之風流
忠孝傳家允是後來之領袖才刃發硎而無滯德風偃
草而必行不吐茹于剛柔惟中是守能弛張于文武與

道何拘頃由鶴聞之招已振鴻飛之漸握蘭雞省炳然
列宿之光芒衣繡熊車煥若二星之符采顧茲平楚復
畀祥刑挾溫詔以平反民歌冬日持公心而刺舉吏肅
秋霜方旌節之鼎來快檐帷之乍徹治道九變雖云因
任于成能泰階六符傒看追蹤于前軌某箕裘末緒新
樞瑣才服職明祠仰有依棲之便馳誠威著莫遑趨走
之儀

代人賀方帥自桂移廣啟

八桂維藩政成初報五仙謀帥命出有孚爰升內閣之
華式壯中權之重千旌照海萬目披雲惟南粵之奧區
屹番禺之巨屏遼遼更千百載顯顯纔十數公士守廉
隅念歸來之蚌蛤政無俶擾占飛去之鷄鶩兵威外讐
于雕題寶貨上充于玉府如風偃草則渤澥又安自葉
流根則朝廷增重克當憂顧允謂才難某官瑞世傑人
端朝重器逸民清裔東吳之聲望素高昭代名流北極
之班聯已著前籌借箸煮海提綱近剖兩符豈弟咸歌

于襦袴遠馳六轡光華克副于咨詢遂膺分闈之榮克
底殿邦之績自天錫寵易地建侯帶水簪山徒結去思
之恨馬人龍戶大興來暮之謠右之有而左之宜彼無
惡而此無數先聲甚烜公論愈歸四府得師連十州而
控帶一邊靜治匝千里而迎承雖云古制之異今亦見
馭輕而居重久虛隆寄果獲真材洽燕喜于神人襏並
流于刑德高牙大纛豈戎翰之久淹赤舄繡裳佇公歸
之信處某嵩臺冷族圭竇腐儒不知天下之大而姑務

正心未信聖人之遙而但知汲古文乖飾物學昧隨羣
雖嘗宿于鄉大夫旋見黜于春宗伯倦遊場屋寄傲山
樊假黃綬以結要歎素絲之垂領昔者甘為陳孺子今
而幸識韓荆州潤以斗升豈獨濟轍中之鮒借其羽翼
庶幾騫海上之鵬輒修贄見之儀併敘歸依之願

代人謝端州守倅啟

官有等威仕路敢忘于分守人無公論身修或值于嫌
猜方嚴檄之下頒屬明廷之爰究持權不撓掛網遂蠲

恩施匪私感悰為甚伏念某抗塵末吏辦俗短材竊聞
詩禮之餘幸績箕裘之緒二十年之造化自分鼠肝九
萬里之扶搖敢攀鵬翼覽景空驚于老去坐貧未賦于
歸來竊祿強顏隨羣斂板倘在公而無愧亦行己之有
名昨所奉承既相翦拂轉喉觸諱固知薄命之奇窮張
目見尤頗動衆情之嗤怪况饋餞未由于司屬而平反
自出于長官必有依憑潛行浸潤未蒙相察訴書幾至
于厚誣不欲自明公聽必歸于直道省躬惕若賜辨昭

然靖念垢蒙之疑曷勝江漢之濯丘山至重頂踵知歸
某官肅括而疏通寬慈而勁正北海南溟以為之氣度
長著大蔡以儲其襟靈步趨前輩之風流式儀後進練
達熙朝之典故頻迄外庸銛筦之器訟每虛襦袴之歡
謠鼎洽甘棠蔽芾豈久著于南邦列宿光芒即近依于
北極顧慚猥瑣已在洪鈞某敢不益勵壯猷祈榮晚節
執鞭欣慕幸叨晏子之解驂置驛招延尚覲鄭莊之推
轂某官儲粹全閩呈祥昭代學冠九流而會于卓約才

兼數器而居以謙冲自騰省殿之隆名即藹藉紳之偉
望西崑冊府陪鴛鷺以誠宜南國貳車展驂騶而曷稱
稍淹稽于蘊蓄尤咈鬱于僉諧帝簡日深郎潛奚害霸
陵獵罷未歎數竒宣室釐餘將聞駿召見而恨晚睹則
爭先遂假道于玉堂亟參調于金鉉顧慚下走已辱兼
收某 上下同前

代季父上劉帥求薦章啟

處黃綬之卑心期寸進位青雲之上義必分光揆二理

于古今亶相求于交際爰伸竿牘少布悃悵伏念某稟
質甚冥視躬未植幼聞詩禮方趨獨立之庭長值兵戎
幾墜一經之教洎再逢于伯氏乃重獲于師資聽絃歌
則涵泳而醉心請筆削則區分而授指倚春風之綠鬢
玩寒日之青編忠孝大閑固欲飛騰于聲寔文章小技
猶將掇拾于科名荏苒歲華蹉跎心事迄緣友愛敷奏
遺言式均緩帶之恩以啟高車之漸上公置醴念道義
而慨懷喬岳頌香俾寅恭而庀職得無咎無譽之已幸

豈有猷有為之敢圖固合望絕攀陞心遊淡泊靖共正
直庸克享于明靈齋戒吉蠲庶仰崇于丕祚然念仕貴
逢時而後遇學當及壯而欲行既非英才穎脫之流必
假先達手援之力是以長卿被眷于楊得意而難忘戶
牖受封則魏無知而不背又况去就者榮辱之本取舍
者得失之原在下士宜慎所依歸若大賢固公其采擇
是以張宗有用陰興不逞于私嫌王吉立朝貢禹即萌
于雅意用陳固陋獨况高明某官德比圭璋文摛藻火

光風霽月灑然胷臆之奇玉樹瑤林瑟彼塵氛之外奮
由直道自致夷途羽儀早振于文昌制作旋參于稷嗣
盍升兩禁尚畀十連文武殿邦兼仗鉞塞帷之盛美中
和樂職繼投壺散帙之清標方且好善猶飢見賢若渴
謂世務舍人材則難濟如匠師雖扃楔以俱收衆聞推
轂之仁咸起提衡之願某蔭于德宇服在官箴龍坂乍
登眎盧前而有愧鸚書未剡從隗始以何慚聳聽觀于
一時開津途于萬里惟公之惠潔已而須

代范仲達謝孟郡王薦章啟

爨下焦桐無心于中律道旁苦李何益于登盤豈知遭
遇之有時乃幸采收之誤及俯躬承命揣已負慚竊以
宦路九遷其誰免相先之念亨衢萬里要當有自致之
才然非豪傑之流必借維持之力如某者降才猥瑣賦
分奇單幼讀父書曾未終于詩禮長依舅學乃遽忝于
簪紳孤根乏寸土之資弱羽惟短蓬之托文不足以擲
地金聲而穿天月脇武不足以洗劍青海而勒銘燕山

奉香火于喬岳之旁竊斗升于太倉之內至為散局何
所稱揚然雖職有重輕而均于奉上某亦事無大小在
一于用心惟律已之自嚴庶効官之弗忝若夫平衡之
所悅仰公度之所裁量拔自塵埃薦諸旒冕乃是上臣
克盡報君之道必也奇士乃膺舉類之知曾此么微敢
形夢想自非仁能汎愛善必兼收不求其備以取人不
以所長而格物則何以居然冒昧獲此叨逾某官茂業
格天精忠貫日萬籟插架學尤長于詩書九德在躬言

必本于堯舜仰盛德可以扶世運推至公可以服人心
取威則賢于長城借重則屹若九鼎是故疇咨右地太
和無金湯之虞偃息介藩列辟有矩矱之則允合坐論
于黃閣庶幾夾輔于紫宸傾耳白麻之頌忭心黔首之
慶再念某寒蹤遠外勢援孤單譬彼飛蠅雖欲依于驥
尾其如跛鱉曾未躡于龍門遽蒙薦禰之章使激希顏
之志品題若是稱塞云何論貢賢以觀能于德何有若
遠臣以所主為幸已多某敢不益勵身修恪居官次鞭

駕十駕殫鼠五能戴恩豈止于此時報德尚期于他日

代向宣卿知衡州謝當路啟

懇請祠宮覲安散地遽叨恩命復領州符仍促之官亟
令共理拜嘉增感揣分知榮伏念某無所取材未能自
信屢忝牧民之任但知奉法之忠竟以頑冥自貽譴黜
歲華荏苒每惜分陰學術空虛終忘寸進方聖主欲安
于黎庶而清朝慎擇于循良名在選中寔繫望外某官
至誠無間盛德有容務廣引于時髦將大釐于邦采遂

令愚戇亦預陶甄自顧羈單徒深悚懼念衡陽之古郡
列湘水之上游井邑凋零值暴客傷殘之後田疇荒圯
適天時旱暵之餘俗習衰頹規程弛紊殉衆欲則上負
分憂之寄守正理則下為斂怨之媒所賴仁賢幹化權
而當軸克隆相業承天意以調元將公道之大開庶私
門之能杜鄙詞未達聊輸肺腑之情橫議或興全仗帡
幪之賜依仁方始感幸難言

同前

某官至誠樂善厚德鎮浮濟時務急于人材體國

罔分于中外遂令愚陋亦預甄收

同前所賴仁賢撫列

城而作鎮克隆相業亮衆采以于藩有公道之可依必
私門之能杜行臺在望阻趨台屏之嚴官政或踈全仗
鈞慈之庇

同前

某官至誠樂善厚德鎮浮為國謀不為身謀以已

立故思人立遂令愚陋亦預甄收

同前所賴仁賢素有

澄清之志正膺委寄肅持刺舉之權有公道之可依必
私門之能杜治臺在望近瞻使節之光華官政或踈全

仗誨言之警飭

代向宣卿復職除湖北憲謝當路啟

久負謹呵委心丘壑忽蒙枚拭仗節江湖仰荷殊私俯
增危惴伏念某迂愚而寡與蹇薄而多違少也効官但
識吏師之可尚壯而受業遂知儒術之有宗倘用于時
盍行厥志稽自古考材之要無重牧人論推心及物之
功孰先試郡惟守身斯能奉法令非戢吏何以恤慙嫠
思獎善良當鋤強梗欲臻富庶必務輯綏值鴈峯偶闕

于守臣付魚竹俾承于人乏去鋒刃屠殘之未久加墉
隍勞役之尤深推髓剥膚以供餉餽磨牙厲吻因肆噬
吞自惟短拙之才妄意循良之最勉殫筋力粗振維綱
但知信道而直前孰敢恃強而犯上凡賤士苞苴之結
納及小夫竿牘之諂諛飾厨傳以取遊談降色詞而求
容悅非正義之所出豈小心之敢為大吠羣凶遂招積
怨方舟共下觴豆交歡飲食之人論心自契蚍蜉之援
同氣相求密為巧詆之章上惑辨朝之聽所謂按停姦

釋黥配猾胥乖詔旨之平反見專城而跋扈厚誣則可
在理何安驅虎豹而遠之指為肆虐受牛羊而牧者不
許施仁考亂世以或然曷聖時之宜有幸蒙朝命推核
有無重辱臺評究窮奸罔丹書盡削紫誥仍頒寵還冊
府之聯擢付軺車之任升沉毀譽在小己以為輕賞罰
公私繫大綱而甚重事歸至當榮倍尋常某官水鑑羣
形權衡多士慨衰微之末俗圖丕赫之中興百揆惟公
蓋自任以天下一物失所若已納諸溝中致此孤蹤再

紆洪造某謹當益修業履祇服訓言萬折必東誓不渝
于素守五刑有服期真體于好生更資獎激之恩庶効
糜涓之報某官盛德傳家精忠許國鳳掖宣坦明之制
蘭臺正綿絕之儀遂總憲綱力開公道凡猥瑣久叨于
濡養及回邪猶追于蘊崇對仗糾彈果見霜威之肅輸
懷獻納不開風指之承八元之儲望益隆千里之借留
寧久退惟孤憤亦累片言憎羣枉之善讒閔沉寃之無
訴俾承翦拂還可激昂歸依獨在于門闌銘感寔深于

肺腑

上下同前

某官偉望冠時精忠許國入為侍從每傾側

席之聰出殿方隅獨擅長城之譽以激濁揚清為己任
以闢邪扶正格君心望寔久隆奮庸何晚篋遂聞于大
政以協濟于中興言念鯁生嘗登龍坂借溫言之甚寵
閱沉枉之不伸坐使湮淪再蒙翦拂某

上下同前承流

宣化妄希師帥之良飾惡廢忠遽被窮竒之譖賴皇明
之燭隱繼白簡之摧姦中憫沉寃併加滌濯某稟資固

陋涉世拙疎但知守法奉公仰分憂顧寧敢徇情悅衆
俯為身謀異二三子以何傷雖千萬人而必往讒或偶
就理焉可誣縱哆侈之成箕肆為鬼域迄濂浮之見覲
何慮蠻髦安困厄于三年動昭融于一日某官持心尚
義秉志嫉邪德不孤而有鄰人小善而必取餘論已資
于月旦好音更辱于封題既劇震惶復深銘佩瞻承上
阻企頌尤增益冀節宣晉承光寵

代張子期上秦太師啟

不度寒微敢緣恩紀輒伸懇款况冒威尊顧惟螻螻之
誠難覬埏塔之造再三以瀆誅譴是宜某駕蹇下材瓶
罌小器志惟守分仕則為貧奉香火之明祠才能莫効
謹夙宵之常職五斗是資荐歷歲華遂終考秩永惟熙
旦大闢夷途人懷布武之心士切競長之志乃顧卑飛
之羽翼已踰壯歲之光陰乃者它方杳然來耗滯留興
嘆痿人不忘于起行缺北無垠頑礦寔思于鈞鑄况異
代居夷之難有本家先祖之忠早被賞音下延族從萃

隆私于門戶銘深感于肺肝念此僥求非無階級雖降
才不腆如鼯鼠五技而易窮然所欲甚微在鷓鴣一枝
而已足危誠迫切公聽旁通某官命世大賢興邦元佐
蹈危履險確然金石之不移守信資忠炳若星辰之有
度一登揆路大振邦榮橫舟楫于風濤巨川攸濟置鹽
梅于鼎鼐衆口稱和秦漢已還勲庸莫二蓋以伊周之
術業賡陪堯舜之都俞百揆惟公蓋自任以天下一夫
不獲如已推諸溝中自憐樗散之無庸本辱匠師之所

弃一施斤削即預楠榱某誓當勤瘁當官靖共守位思
摩身而報德方屏息以祈恩

代向深之上范漕啟

名山祠事曾無上考之書綠水賓筵誤玷後塵之選揆
才非據受寵若驚伏念某艱苦餘生零丁隆緒挾策罔
窺于閭域干時尤乏于智能重惟家國之讐言因息階梯
之念年華荏苒鬢髮刁騷為活妻孥姑謀釜庾譬彼溝
中之木何冀青黃端如爨下之桐甘心煨燼重以早親

有道誨使修身御者且羞視王良而知戒先生非憊于
原憲而得師既無羨于飛揚即自安于固陋敢意姓名
之賤忽蒙埏冶之恩靖揣厥由敢述所自某官風規肅
給德度雍容素景仰于前修用表儀于後進澄清濁俗
振孟博之威聲綏靜方隅流元年之惠政顧茲凡鄙夙
被提撕蓬心已幸于倚麻鷗翼敢欣于披隼某敢不益
希賢行增講更方行止非人倘瓜時而可赴靖共守位
庶肉食而逃譏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為大原作上劉帥啟

爨下焦桐敢希玉軫溝中斷木何意犧樽忽此叨逾重
其愧悚伏念某稟資孱陋承學顛蒙王父提攜僅識春
秋之比事家庭趨過方聞詩禮之名篇亦嘗試席以自
呈不與賢書之同薦迄蒙延賞服在官箴喬嶽具員明
燦之勤莫展太倉五斗素餐之愧難勝念植德可以修
身非立誠莫能居業致遠者恥藝文之尚揚名者惟忠
孝之歸而從事水春未知米價窺宮牆于黃卷寒日坐

移問岐路于青霄春風漫倚使在薄領徒勞之地尚虞
斗筲何算之譏今也重鎮開藩名卿出牧南金東箭才
彥朋從紅芰綠池芳華森映豈伊弱植亦繼後塵某官
五緯天英千章國棟光風霽月灑然胸臆之間瓊樹瑤
林瑟彼塵氛之外自得夷途而布武即騰直氣以干霄
華省羽儀笈馮唐之漫老曲臺議論追稷嗣之前規屬
熙朝倚重于上流顧寔略可當于一面士人依表重獲
所圖閭里借恂再從其欲洎此熊車之甫至闐然竹馬

之歡迎望實愈乎寵靈斯近師帥千里衆猶淹卹之嗟
秦階六符帝即登庸之召某頃緣危疾悵失望塵茲幸
小瘳勉能削牘鶚翼將欣于披隼蓬心尤幸于倚麻期
斂板以歷階斯揆辰而首路道古今譽盛德雖無授簡
之才聞下風望餘光冀遂執鞭之願

斐然集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斐然集卷九

宋 胡寅 撰

辭免起居郎奏狀

建炎己酉

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臣起居郎聞命震驚罔知所措竊以秉筆入侍日近清光有舉必書事存規鑒欲當妙選宜屬名流伏念臣種學弗優屬辭無法荐叨器使未著事功重念平奏鸞臺臣父初蒙于嚴召記言螭陛

臣身復玷于寵光常情以為至榮微分之所深懼倘仍冒昧必速顛隳當瀝悃誠仰祈聰聽收還成命改授異能臣不勝隕越俟命之至

辭免起居郎奏狀

紹興甲寅

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除臣起居郎限三日起發聞命震驚罔知所措伏念臣頃緣急養常丐就間一遠天光六更歲紀豈圖踈遯尚沐記存特渙新恩俾趨舊列而臣操修弗勵學業彌荒秉筆非才見于已試出

綸甚寵疇敢冒居輒罄悃悰仰祈洪造收還成命改畀
異能

第二狀

昨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除臣起居郎臣以已
試非才具狀辭免仍依限起發迤邐前路恭候賜可至
潭州醴陵縣據進奏官報殿中侍御史常同除起居郎
奉聖旨胡寅別與差遣臣更不敢前去竊念臣愚陋之
資不堪任使伏望聖慈矜憫特降睿旨除臣官觀差遣

一次

辭免再除起居郎奏狀

乙卯

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臣起居郎不許辭免者聞命
優隆撫躬驚惕恭惟皇帝陛下務戡世難深軫聖懷降
禹湯罪己之言震文武安民之怒親臨戎事廣攬時髦
豈謂踈蹤再蒙嚴召方敵騎憑陵之際非人臣避免之
時義合捐軀禮難俟履伏念臣智能謏薄術業空踈念
記注清切之班不宜冒昧有冗散驅馳之地儻幸使令

仰顧聖慈俯矜微悃收還成命改付異能別除臣一聞
慢差遣庶安愚分

第二狀

昨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臣起居郎尋具奏狀以智
能淺薄術業空疎難躡華途願從冗局至今多日未奉
俞音夙夕以思進退維谷竊以通班鸞省執筆螭坳君
舉必書用垂規訓克當妙選宜得英材而臣學未成家
屬辭無法使遂貪于榮寵寔懼速于顛隲仰冀睿慈俯

矜愚悃收還成命特降指揮檢會臣前奏除一間慢差遣使得黽勉自効萬一臣今來已至信州迤邐于行在門外恭聽賜可

應詔薦監司郡守奏狀

伏覩近降聖旨寺監長貳監察御史以上薦舉監司郡守不限員數者

一右朝請大夫直龍圖閣向子諲

頃任發運使值張邦昌僭竊偽命下東南者子諲一

切截送所司拘繫申元帥府餽給東南勤王之師數十萬不激怒生變者子諲之力為多後守潭州值前政姑息所遣戍兵作亂子諲夜半登陴發兵擒捕逮曉遂定誅其亂首卒分遣之到官未半年敵騎乘百勝之威自江西來潭州欲指顧受降子諲率勵兵民盡力守城累日而後破子諲又守子城誓不屈膝及火攻迫近兵民不忍相與扶掖上馬力戰決圍而出城雖不守而二百年涵養兵民無一人投拜者節義

昭然不可掩也再守潭州孔彥舟馬友李宏曹成百萬之衆相繼盤據子諲以數百餓卒與曹成相持衡州累月而邦昌之黨方據要路不遣援師遂致劫執比入賊中正色詛罵賊卒不敢害其才氣忠節大槩如此正是今日可用之人雖其少年恃氣陵傲而其晚節更練淹詳所以帥廣未幾政聲翕然至公有去思委可充帥守之選

一右通直郎主管台州崇道觀劉子翼

頃知建州南劍州值范汝為大亂之後物力匱乏民
不聊生子翼晝夜究心寬以撫民嚴以治盜儉以足
用不事廚傳以要虛譽知民利病政平訟理至今二
州去思之心如慕父母其人治官如治家愛惜官物
通曉財利委可以充監司郡守之選

一右承議郎主管台州崇道觀向子志

頃知真州值女真焚劫之後本州有招安賊徒數千
屯駐日夜恣橫子志用法彈壓訖不敢妄動招徠百

姓通惠商旅課利增羨朝廷有大支遣數賴其用後
知明州設方略捕強盜取權臣之怒知道州奉公守
法值監司以出巡為名住本州半年子志申陳小郡
窮乏應副批請不前又貽監司之怒誣以罪犯迎合
權臣之意遂被罷黜至今道州寃之子志才力敏強
遇事立決持身廉勤愛惜百姓可以充監司郡守之
選

一右朝奉郎知潭州湘潭縣張承

頃知崑山縣值朱勗恣橫之日承與爭論圍田為民
害遂被罷黜後知岳州之江平柳州之永興今見任
潭州之湘潭老于為吏夙夜在公賦斂均平訟獄明
允公人皂吏足跡不至鄉里視民如子防吏如寇民
感其惠凡有公家之事率先辦集其持身儉約舍飲
食之外一毫無所取公廉健決可以充郡守之選
一右朝奉大夫前知通州海門縣張久

頃任沅州曹官值徯洞黃安俊反守倅逃遁牒州事

與久賊遂攻城久倡率兵丁乘城守拒出城接戰數日之間大敗賊衆保全一州朝廷嘉之先轉四官驛召赴闕蔡京以久風貌不揚止令還任復為荆門方量指教凡經久所按視民皆帖服無有詞訟遂使一方田稅均平為長遠之利後授筠州通判為人攘奪安貧不競退間宮祠賦性耿介不干進可以充郡守之選

一右宣義郎通判全州軍州事范寅秩在范氏中最有

智識有才幹頃權潭州通判府事賴之以治又為宣
司屬官幕畫籍之亦多見為全州通判郡政調和發
摘縣令賍汚民間忻快可以充郡守之選

舉王蘋自代奏狀

伏見秘書省正字王蘋早親有道潛心大業精深之識
可以備論思典實之言可以資獻納士林推重臣所不
如舉以代臣實允公議

中書舍人乞出奏狀

臣輒瀝危衷上干聰聽退惟冒昧敢俟誅夷伏念臣愚
陋不才分甘遠外昨蒙陛下曲賜記存召還左螭遂司
外制每聞訓獎常懼弗勝既潤色之非工復論思之無
補日月浸久罪愆遂多而臣父抱疾晚年不獲迎侍人
子之志夙夕靡寧出而事君忠嘉茂著入則事父定省
久虧不待人言臣自宜去仰祈洪造俯鑒微誠除臣湖
南小郡一次既使臣得遂于孝養又令臣粗習于吏方
他日復有使令誓將九殞圖報

乞出第二狀

臣近具奏狀陳乞湖南便親一郡至今多日未奉指揮
須至再干威聽伏念臣天稟頑固才出人下自頃違去
清光歸就色養意欲講明學問以備使令雖屢易于光
陰迄未成其志好再蒙收召適當戎車親駕之日不敢
辭避遂叨禁闥腹心之選亦惟陛下志在復讐事先討
叛國論初正志士思奮臣不自揆恐于此時得以涓埃
仰裨海嶽而不思智術淺短何補于論思辭翰不工無

裨于鼓動寢歷時序多積過愆是臣出事陛下無所取材退思親闈徒虧子職有臣如此將安用之臣非不知貪慕恩榮強顏就列而愚戇之性終不可移久處要津悔尤日甚上辜知遇厥罪逾深臣是以悉罄惻悰冀蒙矜許早降睿旨檢會臣前奏所乞施行庶幾他日猶得奔走陛下左右殞身畢命別圖報塞臣不勝祈恩俟命激切屏營之至

待罪狀

臣于今日具奏以潤色不工論思無補仰籲天聽乞
除湖南一小郡至今多日未奉指揮竊聞臣僚論臣行
詞失當臣已即時牒職事與在省以次官見在假俟命
竊念臣文學至陋謬司帝制不任所職上負恩遇退而
自訟其敢逃刑伏望聖慈早賜黜責以為詞臣之戒臣
不勝惶恐待罪之至

辭免徽猷閣待制奏狀

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除臣徽猷閣待制知邵

州臣聞命震驚罔知所措伏念臣昨以空疎叨塵詞掖
茂聞令譽徒積悔尤仰荷寬仁保全終始非臣捐軀殞
首所能報塞分憂之寄已懼弗勝次對之班豈宜輕授
切緣中書舍人在職一年不以罪去乃當此選故事具
存便臣得非所宜必致重招物議臣雖愚甚敢以死請
伏望聖慈察臣危迫特指揮寢罷待制恩命以安愚分

第二狀

臣近蒙聖恩除徽猷閣待制知邵州臣即具狀乞寢罷

待制恩命以安徽分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不
允竊以中書舍人與待制均為侍從之臣自來由詞掖
外補必須在職一年仍非罪譴乃膺次對之選蓋所以
昭示恩禮不輕除授祖宗故事不可違也臣頃學贊書
纔踰半歲不能請止以逭刑誅今叨任邊州尚虞物議
之未允况西近清列本以待儒學忠賢之士論臣疵賤
則恩禮非所施考臣怨仇則刑誅不可免上當寵數無
一而宜雖知聖慈矜察下臣務存終始然使臣受所不

當得以速官謗又豈陛下保全覆露之本意哉臣所以不避再瀆必冀矜許非獨臣辭受之義謹自為謀蓋名器所加必惟其稱乃陛下制賞罰馭人羣之要術也臣敢冒死上還恩命伏望聖斷俯憐懇迫早賜指揮

第三狀

臣近具奏乞寢罷待制恩命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不允臣聞辭受之際人臣所謹辭所不當辭則為偽受所不當受則為貪臣雖凡庸粗知義訓豈肯貪偽

再辱聖朝所以懇免誤恩稽違詔命者前奏已具陳之
矣分當在譴不合蒙休重念臣多積言尤久蒙間毀止
緣冒昧上玷簡知念若躡取顯名循沿近例既大違廉
恥又增積罪辜苟物議之再喧請天威之果斷臣何足
道有累賞刑伏望聖慈矜其懇款收還成命終始保全

乞宮觀奏狀

丙辰

臣昨蒙恩除臣集英殿修撰知邵州仰荷聖慈俾便親
養自去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發離行在雨雪連月道途

濡緩于二月六日方至臣父左右去邵州本任雖止六
程迎侍赴官可謂近便而臣父自去冬以來屢感寒疾
氣血衰損尚多疲曳板輿登頓未任就途既迎侍之不
遑難委親而獨往輒披肝膽仰籲至仁乞除臣在外官
觀差遣一次任便居住庶幾不違菽水之奉日勤藥石
之供臣父他日安康臣當別圖糜殞臣不勝祈恩俟命
激切屏營之至

辭免徽猷閣待制奏狀

准尚書省劄子勘會胡寅昨除中書舍人已及一年奉
聖旨除徽猷閣待制改差知嚴州者伏念臣頃以荒蕪
謬司帝制禍機一發將速大訶仰賴陛下日月之明特
加照察天地之量曲賜保全分以州符俾便親養適緣
嘗藥猶未到官少効消塵仰酬恩施豈期慈造尚爾記
憐雖在江湖不遺簪履改畀近郡次對西清併示寵榮
若為稱塞人臣之義無以有己東西南北惟命是從其
知嚴州臣更不敢辭避外所有待制職名本以寵遇儒

學之士如臣無取豈得冒居况臣昨忝詞掖未周期月
豈宜外補通會年勞雖眷待之隆念嘗近侍而叨逾之
甚必致煩言伏望聖慈矜其躋窘收還成命使免傾墜

永州辭免召命奏狀

戊午

准金字牌御封尚書省劄子正月七日三省同奉聖旨
召臣赴行在所限三日起發者伏念臣器能淺薄學術
荒蕪嘗被使令未聞報効比者切于歸養屢瀆宸聽便
郡疏懇粗諧定省即之官所宣布詔條曾未淹時遽蒙

收召賜環甚寵盡出宸衷豈臣愚庸所能稱塞禮無俟
履夙夕靡遑臣已恭依嚴命起發前赴行在所臣無任
感恩惶懼之至

第二狀

臣昨准召命已即時具奏依元降聖旨日限起發赴行
在外伏念臣愚昧頑鄙實無可用往者叨冒近班不聞
忠謹之益假守外郡又乏異最之效虛竊餼廩常負愧
心分合投閒庶免罪悔敢謂宸衷尚記簪履再加收召

恩意優渥豈臣捐軀碎首能報萬一退自量度震懼靡
寧伏望聖慈憫臣便養之心憐臣數竒之迹特降指揮
令臣且依舊知永州或除在外官觀差遣一次庶安愚

分

第三狀

准金字牌御封尚書省劄子二月二十六日三省同奉
聖旨胡寅依已降指揮疾速起發仍具已起發日時申
尚書省者臣昨在永州仰承召命已依限起發先具奏

知外臣緣用舟行遂成濡滯既至衡山縣畧到臣父左右省侍訖見不住起發恭奉嚴命再賜催促天威咫尺不遑寧處顧臣何者若為稱副陛下收拾之意臣只數日間至潭州一面出陸蹉程前赴行在次重念臣至愚極陋無所取材豈敢仰當異恩如此之寵已具奏狀乞依舊知永州或宮觀差遣一次且令便養冒瀆天聰隕越無地

第四狀

准金字牌御封尚書省劄子三月十九日三省同奉聖
旨令臣依已降指揮疾速起發前來仍具已起發日月
申尚書省者臣先具起發月日及辭免情實奏聞外恭
以陛下回鑾駐蹕凡所收召盡皆俊乂如臣庸陋無取
亦預招延恩命稠重實難稱副內惟色養尤所不遑仰
禩聖慈俯矜誠悃特降睿旨檢會臣累奏追寢召命以
安愚分

辭免禮部侍郎兼侍講奏狀

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除臣禮部侍郎兼侍講者竊以文昌貳卿儀曹為清選經席勸講儒者之榮遇伏念臣識昧古今學迷闢奧召從遠服賜對便殿道問里利病之細何裨聖聽玷侍從高華之列遽被親擢知劾一官猶懼不克矧能共二必速顛躋方今多士並列于朝廷壽俊皆承于顧問豈茲庸陋輒造其間敢控悃誠仰干聰聽特降指揮收還成命除臣一在外宮觀差遣以侍親疾他日再被委使誓當粉骨上答隆私冒瀆

威嚴無任戰慄

辭免徽猷閣直學士知永州奏狀

庚申

准尚書省劄子閏六月六日三省同奉聖旨除臣徽猷閣直學士知永州者寵目維新俯增愧惕伏念臣昨丁家難違去天臺風木不停痛深色養隙駒易過奄及禫除慨此餘生分絕榮進敢圖洪造尚爾記存西序綴行示不遺于舊物南邦假守俾未遠于新丘汗渙初頒涕零知感便當祇受不合具辭重念臣緣在服中稟行先

訓北逾荆渚修省祖塋南至甌閩展親世族推心本甚
血氣已凋總轡既頻指筋加緩豈餘精力克任顧憂而
况延閣清資儒林妙選併令冒處尤用弗遑敢籲聖慈
盡收成命庶獲訪尋藥石棲息衡茅倘偷歲月之安少
復神明之觀使令再及糜捐是期

第二狀

昨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除臣徽猷閣直學士
知永州臣尋具奏辭免竊慮道途濡滯未獲上徹天聽

須至再有干犯威顏伏念臣孤露餘生亟蒙記錄超昇
職名付以便郡所當奔走官次少圖報効實緣累歲憂
患心氣耗傷指臂舊病因而加甚記事多忘書判又艱
以此承流定虞曠弛至于通班內閣所以待遇賢俊臣
昨忝卿貳甫閱旬時遽蒙恩除尤不當得今臣既懇免
郡寄有自逸之嫌更不敢輒丐祠宮覬無功之祿只乞
聖慈檢會臣前奏及今次所陳特降指揮併收成命具
令休息疲瘁收拾神明年歲之間獲就安健自當請被

任使仰答天恩冒瀆威嚴臣無任惶恐戰慄之至

申尚書省議服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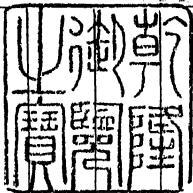
庚申

禫服人胡寅右寅輒有私義仰干朝聽伏念寅于先父
諡文定為世適長子服母李氏繼母王氏喪合齊衰服
祖父祖母喪合期今來服先父喪見在禫制昨紹興六
年正月先父得未疾初委寅以承家主祭之事于四月
內得建州鄉人劉勉之書責不歸見世母升堂而拜以
盡融融洩洩之意世母者先父同堂三兄之嫂也先父

震怒所患遂增作辯謗一篇以投寅二弟寧宏及三兄
之子見任建州教授憲又授父指令寅答書以曉勉之
寅請曰升堂而拜融融洩洩母子事也勉之安得此言
先父曰此欲離間吾父子也汝祖母于汝始生收而存
之即以付吾吾時年二十有五婚娶之初孰云無子而
洎爾母氏劬勞顧復以逮長立遂承宗祀亦惟不違汝
祖母愛憐付託之重于汝之大義本末如此汝他日于
世母當厚有以將意而已寅自是請問情義曲折至于

再三先父所告曾不越此且曰汝于吾言未能一聞而信則以勉之離間之言為是乎今來寅禫制將畢遂還建州省覲世母以遵遺訓又聞諸道途得鄉曲議論謂寅于此時當為三伯父追服此寅所不稟于先父者也若據而行之則士大夫謂寅伸其私意干貳正統非為人後之實若斷而不用則士大夫謂寅忘其世父故匿服紀將加以不孝之名惟仰奉義方不敢違背而叅稽衆說必有折衷謹具申尚書省伏望叅政僕射相公詳

酌特賜敷奏取旨下禮部太常寺定奪明降指揮非特
使寅得所遵守不為名教罪人實足垂之四方詔示後
世伏候鈞旨謹狀



斐然集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斐然集卷十一

詳校官贊善臣朱 紱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李堯棟

謄錄監生臣王 鈺

欽定四庫全書

斐然集卷十

宋 胡寅 撰

進萬言書劄子

己酉

臣竊考古者人君巡狩本以省方觀民黜陟諸侯而考
制度故舜以五載為節周以十二歲為節蓋有常制不
然則詰戒戎兵征討不庭如高宗伐鬼方成王伐淮夷
宣王伐玁狁無非事者先王之舉動惟此二端固不為

苟也秦漢以來如始皇孝武乃好用兵外夷間以豫遊
馳騁八荒國家病矣亦未有為敵人迫逐逃避奔潰而
無所定止者也至唐明皇為安祿山所叛首以萬乘之
君弃宗廟社稷而出奔如古失國諸侯寓公為笑萬世
至其後嗣習為故常代宗德宗皆一再出狩不以為恥
然猶所據得形勢之利又有謀臣猛將為之宣力扞患
雖能克復不至滅亡而其剋志忍辱亦不少矣豈古所
謂巡狩之意哉本朝受命太祖太宗躬擐甲冑以定大

業無有寧歲卒平四方奠宅中土則與古戒兵戎征不
庭伐鬼方淮夷殲狄之事可無媿矣至真宗親駕澶州
戡定北狄功尤俊偉自是以後坐致太平思欲告功神
明昭示得意遂祀汾陰封太山則與古省方觀民黜陟
諸侯而考制度之意雖未盡善亦庶幾焉夫此二端豈
不費國勞民而國以益安民無怨咨者以其所舉凡欲
為民非苦之也聖聖相繼至上皇凡五朝非以郊祀籍
田未嘗警蹕城外軍民之情四方觀聽皆以為固當如

此歷百餘年生長老死惟京師為安爾靖康之失既往
難悔陛下嗣位則正商高宗周宣王所遇之時而遽循
唐明皇代德奔走之跡遂不力圖興復抗志有為公卿
大臣反以省方巡幸之美名而文飾之自南都至維揚
自維揚至錢塘自錢塘至建康自建康至平江三年之
間國益危勢益蹙敵益橫人益恐回視過日但有不如
况平江素無江山險固之強惟以陂澤沮洳數百里自
保譬猶蹄涔坎井豈足以盤礴神龍一失波濤雖螻蟻

猶能困之若又遠駕縱能緩于追侵而衆怨必生定有肘腋之變不待著龜所告理之必然者也故播越隱遁天下之人皆可惟陛下則不可臣自扈從以來日夜憂懼欲奮然陳論慕斷鞅之所為竊恐宸心積久多畏在朝議論決不僉諧虛浼聽聞無補于事欲泯默度日又念備數近侍存亡休戚分義所同反覆思之不能自己輒以愚鄙之見條成一書綱舉七策別為二十事論巡幸之失畫撥亂之計冒昧塵獻其間切要輒用黃紙貼

出以備省覽至于因議大體而泛及他事者難以槩舉則亦用紙表見之非敢自謂無不中者然今日大謀恐須如此乃能振起伏望陛下懇惻憂思特賜詳閱如可施行即乞降付三省密院叅酌去取斷為國論即日改圖如或不然則臣所見亡竒止于如是雖備任用何能有補願從廢黜實所甘心至于狂戇之言觸犯顏色私自揣度理難寬貸陛下鴻慈天覆必能恕之震慄雖深恃以無恐所有臣書謹具進呈取進止

謝御札促召家君劄子

御札附

御札已降詔命召卿父赴行在于今未到卿可以
朕意催促俾疾速前來以副延佇之意押付胡

寅

臣昨日蒙陛下頒降宸翰以臣父安國未到行在令臣
宣諭催促早來臣已即時差人附書歸家具宣德意想
惟臣父荷陛下眷記如此疾病雖久亦必勉力就道入
覲清光自陳忠款臣退伏思念臣父處身孤外實無左

右之容而簡在天心從臣莫比豈非堙晦之跡蘊蓄之懷遂將感會風雲以赴功名之盛際乎則其平生出處辭受之大致為衆所毀而忌疾隨之未盡達于聰聽者臣固不當隱默而不自陳于君父也臣父于哲宗皇帝朝第三人賜第出官歷荆南府教授太學博士三舍之初例察提舉學事官到任未久論薦遺逸二人為屬吏所訴以為所薦之人乃元祐宰相范純仁門客黨人鄒浩素所厚善其時蔡京當國怒臣父沮毀學法俾湖南

北兩路刑獄官置獄推治除名勒停臣父于是時已知
是非倒置直道難用遂退伏閭里絕意仕宦後蒙敘復
屢除監司差遣終不曾赴因求侍養乞宮觀至于致仕
蓋自大觀以後凡歷宰相八九人如蔡京何執中鄭居
正劉正夫余深王黼白時中李邦彥秉政之時以臣父
才學名望稍加附會則富貴顯榮可以立致而守道不
屈甘心丘園未嘗叨受恩寵及淵聖皇帝即位累加恩
命召為太常少卿又除為起居郎臣父亦以為千載一

時遂有捐身許國之意然謹守禮義遵昔賢進退之規
四具辭免方始到闕淵聖召見面除中書舍人臣父于
對劄之中嘗及淵聖嗣位日久而成效未見宜考古訓
以圖功績若夫分章析句牽制文義無益于心術者非
帝王之學今紀綱猶紊風俗尚衰施置乖方舉動煩擾
大臣爭競而朋黨之患萌百爾窺觀而交間之姦作用
人失當而名器愈輕出令數更而士民不信若不掃除
舊迹乘勢更張則恐奸雄竊發于內不恭恣行侵侮大

勢一傾不可復正遂為耿南仲所怒謂臣父有意譏之
讒毀百端因臣父辭免中書舍人至于五奏指為傲慢
誣以不臣幾陷大戮獨賴淵聖照知不以為罪至遣從
臣宣諭臣父即日供職然終緣論事觸忤執政甫及一
月黜領偏郡逮至陛下登極復賜收召繼有瑣闥之除
臣父適以舊疾加深未任奔走僻在遐遠纔兩具奏而
給事中康執權已復祖述南仲之意劾敵國恭乞賜黜
責又賴陛下寬大不行其請姑令罷免而已至于今日

眷念不忘促使造朝恩禮隆異保全所守風動一世
人非木石豈不知感竊緣世方右武儒學益衰守禮義廉
恥者反加以悖慢之名喪廉恥苟得者乃稱為恭順之
行瀆亂朝聽使四維不張深可痛惜非特臣父一身体
戚所係也揚子曰周之士貴而肆秦之士拘而賤或貴
或賤或肆或拘豈士自能哉皆上之所化而其所係則
國家隆替隨之或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人臣之
禮也然則孟子所謂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

有謀焉則就之者豈孟子之非乎或曰郭子儀朝聞命
夕引道人臣之禮也然則諸葛孔明高卧草廬蜀先主
三往顧之然後與語者豈孔明之非乎臣父進德修業經
綸當世年未六十鬢髮斑然憂國之深屢忘食寢察其
用心非願枯槁巖穴而已素所蓄積既以古人自期則
得志施為必以古人所以事君者仰事陛下亦安敢雷
同流俗苟賤諂諛而負辱非常之知遇哉重念臣父退
間日久今在朝公卿知識絕少必無能以心之精微達

于聰聽者若不謂之曲學迂僻則必謂之懷姦詐誕若不謂之愛身避禍則必謂之釣名要君考于衆情大率如此欲加之罪不患無辭若非仰恃日月之明何以俯察葵藿之向臣一介賤息蒙陛下寵待之厚忘其僭越輒具縷陳不勝惶恐惟陛下恕而察之取進止

乙卯上殿劄子

文定公云此章深得敷奏之體

臣聞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成位乎兩間則與天地合其德故體元者人主之職而春秋謂

一為元元即仁也仁人心也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則百官萬民莫不正而治道成矣堯舜禹傳心之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人心謂利欲之私也行乎私欲則背于義理豈不危乎道心謂義理之公也公與私在一念之間耳私欲蔽之雖離婁不能自見也豈不微乎惟危故安之為難惟微故知之為不易是故三聖研精審擇而懼其雜致一不二而懼其放不雜不放本心昭然然後能執守中道無所偏倚猶鑑明水靜于人之美惡無

不知也猶權輕重度長短于事之舉措無不當也以此
為元后而仁覆天下矣周道既衰孔子作春秋首明此
心以示萬世人君南面之法更秦絕學異端並作言黃
老者以虛無為心明申韓者以慘刻為心好攻戰者以
權謀為心毀倫類者以寂滅為心心體既差其用遂失學
士大夫謂誠不如詐謂正不如譎謂道德不賢于術數
謂教化不捷于法令遺經雖在而帝王之迹熄矣陛下
濬哲文明性與道合舉天子之事傳仲尼之心使斯文

不喪所謂天授非人力也夫源清者流澄本端者末正
有諸內必形諸外為其事必有其功今士風陵夷四維
未張惟利是從不顧義理利在尼雅滿則欲以釋怨悅其
心利在劉豫則欲以友邦通其好利在迷國之宰輔則
欲為之羽翼以助其飛利在怙權之將帥則欲為之疽
囊以厚其毒奸邪回適民之所惡者相與封殖之使不
搖守道秉節天之所好者相與傾擠之使不立邪說爛
漫人心不正未有甚于此時聖人所為懼春秋所由作

也今陛下于仲尼百世以俟之意聖性既自得之若夫
體元居正端本清源力行所知以收撥亂反正天下歸
仁之效更加聖心焉則何畏乎女真何憂乎叛賊何難
乎中興之業哉取進止

輪對劄子

臣聞設官分職凡以為民受官蒞職非以為身兵興以
來衣冠失所者衆于是開奏辟之路置添差之闕廣宮
廟之任增待次之除所以惠恤之者亦厚矣而奔競日

昌不安義命方在責籍則乞敘雪已得敘雪則乞祠祿
已得祠祿則乞差遣已得差遣則乞改替已得改替則
乞近闕已得近闕則乞見任已在見任則乞超擢攀援
進取肩摩輦下士風之弊莫甚此時人以私計不便為
言豈有體國在公之念曲徇其意則闕少員多勢難均
及漠然弗顧則造為譏謠有害治道伏見舊法已有差
遣未滿任及方在貶謫者不得輒入國門所以杜貪躁
清仕路存綱紀也臣愚伏望陛下明詔宰執舉行成憲

有馳騫不悛者仍委御史臺覺察彈奏重懲治之庶幾
澄清選授興崇廉恥合傳說惟治亂在庶官之戒無子
產惠而不知為政之失誠中興急務也取進止

二

臣聞孔子定書載帝王典誥誓命之篇垂法萬世其要
在于教戒箴警初無溢美溢惡之辭所謂大哉王言言
之必可行也臣竊見比年以來書命所宣多出詞臣好
惡之私意遇其所好則譽莊跖為夷齊遇其所惡則毀

晉棘為燕石極意夸大有同牋啟快心摧辱無異詆罵
使人主命德討罪之言未免于玩人喪德之失是豈代
言為命之法哉夫文者空言也言而當則為實用善者
帖焉惡者懼焉其有益于治不在賞罰之後矣而非空
言也曾謂是可忽乎臣愚伏望陛下申諭外制之臣以
飾情相悅含怒相嗾為戒褒嘉貶絀務合至公詞費簡
嚴體歸典重庶幾古昔誥命之意以成一代贊書之美
取進止

三

臣恭觀陛下虛心求言日昃不倦凡職事官以上悉許
面對資衆謀屈羣策以收恢復之功德意甚美而比來
待對之人隔下班次有五六日至于旬時者卑官冗吏
職有常守既爾徘徊不無妨廢其間嘉言讜論稽于上
達又無以稱陛下見賢若渴之心臣愚欲望特降指揮
凡當面對臣僚若遇其日引對未及即令退具所欲論
奏之言依祖宗時百官轉對故事實封于閣門進入則

陛下有達聰之美臣子無底滯之嘆兩得之矣取進止

四

臣聞皋陶告舜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視天好惡無私于其間而天下治矣古之世仕而有罪則廢黜之甚則流放竄殛之此堯舜之仁政非刻薄也今有罪者自非編置咸得食官祠之祿夫祿之為物天生之地成之百姓奉于縣官王府賦于諸吏凡以養民而非養有罪之用也豈不與天意戾乎臣愚

謂縱未能大有變革猶當為之分別使優賢養老均逸之美意不與得罪斥去者等則凡因得罪斥去而與宮觀者勿與理作自陳乃加權字于提舉主管之上而其俸給人從並當減半庶幾功罪不淆賞罰不偏人知所勸沮亦足少奉天討之公其于國政已非小補矣如合聖意乞降睿旨立為定制施行取進止

五

臣聞天下之惡莫大于謀為反逆先王豈不知是為深

可懲戒哉然止于未萌固亦多術而未有預懸重賞誘人使告者蓋知告訐之路一開則其禍不可勝言故也臣伏見昨來有言者以建昌軍人作過請降空名官告付下州郡誘人告變夫以叛逆加人雖人情之所不忍然見官秩可以告變而得則淺思寡慮與夫凶猾怨家不忍小忿而致人于大惡非難事也故自令行以來適當防秋之際建處廬陵數郡相繼告發何昔日之絕無而今乃競有耶彼建昌之禍則有所本矣不治其本而

禁其未見目前之小利昧經久之遠圖將使官吏軍民
盼盼相伺在上者不敢治其下在下者得以持其上謀
慮如此傳笑四方臣謂弭亂之要在于州郡得人至若
告陳之法自來條制莫不備盡只合申明行下所有昨
來已降指揮伏望聖慈特賜追寢庶幾人心不搖禍亂
不作取進止

六

臣竊見靖康中孝慈皇帝以朔望分謁龍德寧德而用

祀宗廟之儀以太常官贊道知禮者非之陛下思慕兩宮發于聖情每于朔望率羣臣遙拜七年于此可謂至德矣然禮以義起易窮則變正使二聖在宮無恙陛下孝友忻愉問寢侍膳固無常日而外廷臣子致恭瞻拜當有常時以義起禮變而通之必不至若是數也臣愚謂自今以後每遇朔旦陛下宜于宮中用家人禮北望遙拜宰臣宜率百官于東閣門奉表遙致起居既畢則陛下御殿受朝如常日然至于天寧乾龍二節及冬至

歲旦然後陛下躬率親王宰執已下望拜于庭以表中
外臣子上壽之意雖他日二聖南還綿絕禮儀不過如
此伏望聖斷詔大臣詳酌施行取進止

七

臣竊見近歲帥臣監司更易頻數雖使絕人之才居之
號令未及信于民而已報除代矣建官分職皆以為民
今二年成資徒欲為人擇官速于使闕非為民也為政
而不為民苟循士大夫饗祿營私之計則非政矣臣愚

欲望陛下明詔大臣凡前宰執侍從官為州郡未滿三年不許除代其庶官知州及轉運副使判官提點刑獄候到任一年方差替人其餘凡係堂除者除代以兩人而止仍皆以三年為任如此則官有宿業之志功緒可稽士息競奪之風廉恥可立乃中興急務也取進止

八

臣竊謂無功而受祿則有功者不服故曰士無事而食不可也今日有之宮觀嶽廟是也臣嘗論之矣夫既以

祿養無事之人而磨勘轉官暗理責任與服勤職事積日累勞者無以異是以官爵益濫任子益衆賢士不勸而用人之資格廢矣是弊政之大者豈可不為之限制哉臣愚伏望睿斷詔大臣立法應宮觀嶽廟人並不許理磨勘日月入官資任庶幾名器稍重勞逸殊科于今日興事建功之政所補不小大臣侍從以身率之則人知僥冒之不可為而心自帖服矣所有臣前來奏論未蒙采用亦望聖慈指揮檢會特賜施行取進止

九

臣竊以州置通判佐守而治巡行屬縣號按察官其任重矣祖宗舊制必兩任知縣無罪犯有保舉然後闕陞通判其難其慎如此近來由判司簿尉初改官人雖為京朝官而實不曾歷親民差遣者例皆不肯叅部便欲直為通判其意以為一經堂除即是資歷他時可以攀援越次差遣其人既不安于小吏之分而有驟升半刺之心則必作勢威瀆貨賄為民之害無所不至苟徇其

欲豈所以為治也伏望睿斷詔大臣嚴守格法不輕除授其已除未赴者亦乞別作施行庶幾息僥倖之風勵人材之操以稱陛下奉若成憲擇吏而愛民之意取進止

十

臣竊謂孔子孟子皆生于列國戰爭之時衛靈公問陳而孔子以俎豆為對滕文公問為國而孟子以庠序為言聖賢之謀必非迂濶究觀治亂可驗不欺自軍興以

來布衣韋帶之士儒風掃地下無學賊民興此先哲之
所深憂非國家之美事也方陛下潛心道奧日就月將
發明經世之書以幸當世而承學之士未有可以仰副
聖懷者豈亦教導之法有所未至哉臣愚謂諸州教授
宜慎擇老成名士以充其選仍詔守臣留意學校則凡
鄉舉遊學之科居處飲食之制生徒多寡之額師儒殿
最之法皆在所議如合聖心即乞睿斷詔大臣施行取
進止

十一

臣聞周公制法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以是致太平垂萬世後漢熹平時緣朝議以州郡相黨人情比周乃制婚姻之家及兩州人士不得對相監臨立三互法禁忌甚密蔡邕上疏論其非且曰韓安國起自徒中朱買臣出于幽賤並以事宜還守本邦豈顧循三五繫以未制乎司馬光韙其言近年指揮監司郡守不得除用土人違周公之訓蹈熹平之失出于當時

用事大臣私意非良法也夫得賢才使臨本邦知利害
尤悉愛百姓尤切不賢不才者雖在他方以非吾土為
害滋甚矣不知擇人而謬于立法此與三五同為後世
笑也臣愚伏望陛下明詔大臣蠲除近禁盡公選授惟
務得人有功則賞有罪則罰何憂其徇情亂政而以疑
忌不廣示天下哉取進止

十二

臣竊見比來歲旱民力已竭而國用方滋縣令近民之

官尤宜慎擇而賢才可用合入知縣之人往往祿隱于
宮廟而自以為能者則未必不為民害此國用之所以
日屈而民力之所以重困也臣愚謂宜籍中外已為臺
省寺監官依倣漢制分宰百里俟有治績不次升擢則
又增重事權優假其禮借以服色厚給餼廩凡軍馬屯
駐本縣者許其節制其經由者悉從階級則又據今諸
路縣分戶口賦入分為三等上等自朝廷除授中等自
吏部注擬下等令帥臣監司同共辟奏立為定格不得

差誤則又用宋元嘉致治之法以六期為斷草去三年
成任兩考成資與堂選數易之弊則又立四條為三等
縣令考課之法曰糾正稅籍曰團結民兵曰勸課農桑
曰敦勉孝弟俟及三年考其績效已就緒者就加旌賞
未有倫者嚴行程督皆無善狀則黜汰之則又命從臣
各舉二人之能任亦刺舉二人之姦贓者皆籍于中書
俟考按功實以次施行如是則縣令之選重仁人君子
有愛民利物之心者胥為之安民固本為中興不拔之

基其與用才取辦斷喪元氣以成膏肓之疾者相去遠矣臣言或有可采伏望睿斷詔大臣詳酌而行之取進止

十三

臣聞昔冉有退朝孔子問其何晏也對曰有政孔子曰其事而已如有政雖不吾用吾必與聞之既譏冉有之以事為政又以明大夫之職當與政而不與事也列國之大夫尚以與政為先務而况天子之大臣乎夫審于

音者聾于官明于小者暗于大而以庶事不舉必躬視而行之則于大政必有偏而不起之處矣聖人之言後世法也今左右大臣陛下之所委任以圖中興之丕烈而兼總六曹有司之事至于受詞訴閱案牘走卒賤史一有所求皆得自達窮日之力不得少息皆細故也而政事堂與州縣無以異矣自頃刀筆之吏偷安之人竊據此地勞心畢智于簿書期會之間以為稱當無足深怪而餘風尚在久弊未革此天下所以疑中興之無效

也臣愚欲望陛下詔宰相大臣選補六部長吏凡有格
法者一切付之使得各舉其職則大小詳要不相奪倫
中書之務清有司之事治文移奏報各從簡省廟堂之
上可以志其遠者大者久長之策恢復之功庶乎可冀
矣取進止

轉對劄子

臣謹考歷古帝王保天下之要以民為本而得民心之
道以食為先此腐儒之常談亦經邦之至論也舜命十

二牧曰食哉惟時箕子陳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人之有
食猶魚之有水水盛則魚繁減則魚耗涸則魚死至易
見也民獨何以異此方七國爭雄之時爭地以戰爭城
以攻尚權謀棄仁義謂可以朝諸侯有天下而孟子獨
以農桑牧養之事告時君莫不以為迂濶無效是時惟
秦兵力為強鞭笞四海卒立為帝孟子之言真若迂濶
矣秦惟兵之強而不恤百姓視民如草芥朝芟而夕刈
之曾不三世而雍州之地靖函之固為他人所有則孟

子之言乃至急至切而非迂濶也臣觀今日民力有水涸之勢其可憂不在尼雅滿之下願陛下勿以為腐儒常談使臣得畢其說趙充國西漢名將曹操三國英雄其用兵無不屯田積粟而今日之兵開口待哺此何理也自司馬法及戰國以來蒙恬白起頗牧信布之流臨敵制勝無不計首級而今日功狀皆言不令斫級露布掩殺橫屍幾里或入水不知其數此何理也自古臨敵有用命者有不用命者故藝祖皇帝嘗出入行間以劔斫

士卒皮笠記其退縮者事定而誅之若其摧堅陷陣則
賞不旋踵是謂有賞有刑旌別勇怯而今之賞功全隊
轉授未聞有以不用命被戮者此何理也自古行賞其
將帥勲伐尤異者則遷其官秩或封以國邑若其士卒
則犒賜而已或以金帛予之而已今自長行以上皆以
真官賞之人挾券厯請厚俸至于以官名隊此何理也
自古利權盡歸公上予奪操縱惟君所命如李牧之軍
市租如藝祖命邊將回易之類則衣糧器械賞設之費

皆出其中今煮海權酤之入遇軍屯所至則奄而有之
闐闐什一之利半為軍人所取至于衣糧則日仰于大
農器械則必取于武庫賞設則盡資于縣官此何理也
自古制兵有事則付之將帥無事則歸之天子光武中
興可謂馬上取之之時矣猶且不假將帥以久權鄧禹
取三輔總數十萬衆一旦無功奪之如探囊中物今總
兵者以兵為家厚自培植若不復肯捨者曹操曰若欲
孤釋兵則不可也無乃類此乎自建炎以來易置宰執

凡四十餘人矣謀慮不臧政事不善雖台衡之重股肱之親一言而去之何獨于將帥而不可進退以均勞逸之任拔沉滯之才乎此又臣所未曉也自古制兵必有實數戰鬥必有敗北平居則有死亡緩急則有散逸此不能免也今諸軍近者四五年遠者八九年未嘗關落死損折傷之數豈皆不死乎抑隨死隨補乎逃而不以告敗而不以告死而不以告補而不以告不可也以補者之姓名充死者之姓名以死者之妻子為補者之妻子

不可也不然軍籍何自而無缺乎此又臣之所未曉也
自古制兵必去冗食存精銳分為等級如所謂百金之
士千金之士則戰之所恃以必勝者其餘充聲勢備輜
重而已則所以食之役之者不敢與銳卒班焉雖其等
如是然無非軍旅之用也今諸軍則無所不有矣避賦
役免門戶者往焉納賄賂求官爵者往焉有過咎不得
仕者往焉犯刑憲畏逮捕者往焉違科舉失業者往
焉則又有鄉黨故舊之人百工手藝之人方技術數之

人音樂俳戲之人彼所以輻湊雲萃者非有勢以庇之乎非有利以聚之乎不然人生各有業何必軍之從此又臣之所未曉也凡今日軍政之弊其大致如此其詳從可知矣恭惟陛下克己臨政惟儉惟勤無華衣美食之奉無嬪嬙柔曼之嬖無宮室臺榭之觀無撞鐘舞女之樂無匪頒賜予之濫寬詔屢下以民為心惟恐傷之若保赤子者九年于此矣加以東南諸路未嘗有數千里水旱之變民力宜足國用宜裕而上自宰相下至縣

令鯁鯁然日以軍食不給為莫大之憂索之于帑藏則無終歲而不發之儲索之于計司則無運轉而不竭之貨索之于州縣則無陳積以待調發之物索之于百姓則無出力佐興有餘不匱之家然而瞻軍之費歲歲增益日樁月樁急于星火要王官置審計以示覈實無隱之狀而境土未拓叛敵未擒讐人未殲二帝未復不幸而旱蝗水潦方數千里連二三年因之以盜賊則不必尼雅滿點集劉豫犯順而國家之大事去矣是豈小故可

不思所以善後之策乎今邊防無事之時則曰兵數衆
多食不可缺也及疆場小警則曰兵力不足敵不可當
也情狀蓋盡于此其智術機巧不施之于敵國而施之
于朝廷大要在于自封而已官愈高則待之當益隆兵
愈衆則畏之當益甚至于民力已竭國用已屈自彼觀
之猶越人視秦人之肥瘠耳亦何足少概其心哉故臣
謂兵政不修則水涸魚死之喻指日可見矣臣愚謂宜
于諸軍中各選取壯勇京軍三二千人補宿衛之缺存

祖宗三衙之制使兵政有考然後命諸將揀其軍為三等請給視之凡上功狀依舊制論首級又命各舉所知可以為將帥者各若干人就以其軍分試之無事則分戍有警然後聽大將指揮凡疾病而死及失律散逸者即時具數申上缺額必聽朝旨補填屯軍所在不得侵奪在官之利以兩淮荒地分給頃畝責委大將率次軍下軍受田而耕其上軍則固護營屯閱習武藝諸大將宣力有年或告勞而有疾不當強使之宜每軍置副帥

一人叅管軍馬以俟交代其謀議官許置兩人一聽自
辟一從朝廷選授諸將總軍則于州縣之事都無干預
雖建使置司其官屬猥多至數十人坐糜俸祿宜從減
損凡監司守令皆係王官與陛下分民而治者也兵將
官即不得輒有按削凡校用使臣自為隊伍者先會總
數然後分番按試若不能挽強擊刺即黜去之勿令竄
名冗食如此之類朝廷改紀法制示以必行則兵威自
振民力自寬國用自足矣自古建官非為他也惟以為

民也凡事皆本于有民無民則無事無事則無官而民終不能無也故因事建官使民出粟以養之事治則足矣而未有羣天下之人無所職任而祿之者也而未有以優局餼廩以待不才有罪之人者也今日宮觀嶽廟添差不釐務可謂姑息之極弊非修政事攘外患之先務也非寬民力足國用之要術也此其為害亦餽餉之次矣士大夫惟元臣故老有德有勞閔煩苦之役示恩意之人處以宮祠差遣自餘任事則食祿否則罷之而

已矣猶慮貧窶可恤者據品秩給以間田可也至于監
當等官皆課利所出費用所資乃有一闕添差至五六
人者為公乎為私乎若其為公則不當差也如為私者
天下吏員猥多皆可以五六人而共一闕矣何獨監當
而可乎故凡添差與所謂不釐務悉宜減罷也喪亂以
來士子廢學失業惟志于得平時則投匭函獻封事科
場則乞收試求恩免風俗大壞宜有率勵之道將來科
場宜降指揮特展三年且令進修以待後舉比年法制

從寬遷官僥冒者衆人得任子仕流混濁當相時之宜
稍澄其源凡任子之恩遞陞一等大禮奏薦者必至朝
議大夫而後許自是率而上之不隔郊者仍須隔郊得
者既艱又須嚴入仕之門守銓試之法未出官人勿令
以恩例及奏辟入官必須試選合格乃聽注授如此之
類朝廷改紀法制示以必行則流品漸清民力自寬國
用自足矣則又遴選守令而又任之以拊循既困之民
民各安業則生財之路廣公私皆濟無乏絕之患以守

則固以戰則勝何為而不如志乎或謂如臣所陳乃今日大病也而無治之之方人徒能言之耳臣以為不然彼數人者自陛下拔擢用之非有世家根據難馭之形陛下灼見利害命大臣條具一幅詔書敢不從乎握兵而不從人主之命彼將何理以自白臣知其不敢違也若因循今日之事更加以歲月則唐末五代之禍真可馴致矣夫濟大難之世必有拂衆之畧絕人之才乃立非常之功光武起兵誅討僭叛中興漢祚宜其蕩然施

恩以收西京人心然考其所為則用法嚴密未嘗以政
悅人至于減天下吏員十存一二而已豈聞人懷怨咨
欲充無厭之望乎孔明輔劉先主志在復漢倡大義于
天下而所據險僻又出吳魏之後宜尚寬大以固蜀人
也然考其行事限人以爵律人以法其始蜀人不安其
後遺愛比之召公甘棠死之日百姓如喪考妣而不聞
有舍蜀而走吳魏者人心惟是之從耳處置盡公必自
帖服不在溱洧之濟濡沫之惠也漢削諸侯七國同日

反景帝憂其得山東豪傑袁盎曰吳王安得豪傑而用
之所用皆鑄錢亡命耳如得豪傑亦且輔吳王為誼不
反矣自頃以來朝廷稍欲裁制冗濫恤民便國小人不
利輒從而譁之或造為謠言以駭動朝聽至謂無所得
于此則攜持而北去胡不觀稱臣拜敵有一人賢智之
士乎廟堂公卿無鎮浮之量亦從而改度輟令者踵相
接也嗚呼曾謂如此而可以振頹敗之俗成中興之功
哉太祖太宗櫛風沐雨東征西伐以平藩鎮之禍收養

民之功而陛下倒持太阿高拱熟視以成不掉之勢為失民之事臣竊憂之伏望陛下出臣此章明詔大臣考其當否早議國制若以前人已壞之迹今不可為安知他日不又難于今日乎臣不勝納忠懇切之至取進止

斐然集卷十